用開放知識爲公民社會打底

以維基爲起點,持續關注社會 各個角落,訪歷史學系許宏彬老師

撰文\房子尊



許宏彬老師起初以維基百科融入歷史教學的計畫為發想,而後與新港文教基 金會合作,且獲得維基媒體基金會(Wikimedia Foundation)伙伴計畫補助,挖 掘並整理在地醫療機構史料,成為地方歷史記憶、社區經營及長期照護的力 量。今後,老師亦將繼續為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underrepresented group)發 聲,用開放的歷史知識為公民社會扎根。



讓知識走過必留下積累

現今維基百科已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工具,相對於大英百科全書的權威性,維基百 科擁有的方便性不可替代。其沒有商業收益, 不受廣告與演算法影響的特性深深地吸引了眾 多使用者,從而不斷成長。但問題來了,人們 每天都在用它卻又不太信任它,學術界甚至對 維基百科是相當排斥的,認為其品質堪慮。要 怎麼改善這個現象呢?許老師認為,整合維基 寫作與歷史系專業課程,推動歷史知識公共 化,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很多人不知道,只要申請一個帳號,維基百科 其實是開放所有人去編修的,不過談到條目品 質的問題,維基百科的編輯主力之一其實是高

透過維基理解開放知識的精神

維基媒體基金會計畫背後有很強的理念一開放知識(Open Knowledge)。這是一個健全公民社會的根基,而老師認為目前有幾個問題,其中之一是知識的可近性(accessibility),現今許多知識,像是學術資料庫仍是要付費的,知識主導性逐漸消失,商業社會下,演算法背後仍是商業利益而非公民社會的健全。而另一重要的則是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問題,未被代表的聲音需透過維基百科強化反思精神,過去往往只有權力者的紀錄會被留下,以白人、壯年與男性為主流,而忽略女性及其他弱勢者的聲音,因此老師認為,非僅將現有學術知識轉譯成可

靠的百科知識,而是更進一步地去看我們的知識究竟還少了什麼。如果說我們希望得到這些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的知識,有研究但沒有變成維基百科條目的知識,例如原住民研究,那我們趕快來編撰;另一方面,若真的有學術界研究太少的東西,那我們趕快去研究,這提醒了我們還有很多與臺灣社會有關的重要研究我們還沒有做,而這不見得符合學術主流,是希望透過維基計畫讓學術界反思的。

而我們大學端能為社區做什麼?老師進一步將 維基計畫擴展到社區營造的環節,透過與新港 文教基金會及臺灣維基媒體協會合辦的新港文



化採訪編輯營,讓高中生與青年義工經由「社 區共筆」的方式,使用維基百科平台保存新港 鄉重要的歷史記憶。一方面留住地方知識 一方面讓這些地方知識變成開放知識,進而增 強社區的凝聚力,新生代也會更了解新歷歷 史,也讓作為歷史見證者的老人家自己的會 意與生命經驗作驗證,永遠留下自己的會 新港文教基金會本身就有整理得很好的會 訊為歷史見說有整理得很好的會 新港文教基金會本身就有整理得很好的會 知是缺乏被看見的機會,而這些會訊多由地營 退休的國高中老師所編寫,藉由採訪編輯營的 機會邀請他們回來與學生們互動,,如果有寫錯 的地方便可當場指出。如此一來,年輕的 中 生們與青年義工本來不見得認識這位老師,但 在共筆的過程,人與人間的聯繫會再拉回來, 計區關係也就更圓融。

下一步——讓長照不再只是單向的長照

至於下一步的規劃,許老師本身是醫療史的研 究學者,因此目前有朝向醫療方面去努力的想 法。臺灣各地的問題都一樣,就是高齡社會的 問題,甚至也即將面臨超高齡社會的困境。而 老師在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合作夥伴陳錦煌醫師 本身有在地方發起日照機構,老人家白天去日 照機構,他們的孩子就能去工作,不用擔心父 母在家沒人照顧,晚上工作結束後再把父母接 回家。這樣子的日照機構其實全臺各地都有, 而老師在思索的問題是,老人家除了被照護之 外,是否能提供什麼東西給我們,讓他們覺得 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且有價值的,而不是一直 單純地被照護。透過與新港文教基金會合作的 契機,老師認為教育是最好的形式,而歷史最 能體現老人家的價值。老人家就是歷史的見證 者,有些事情他們不在我們就不知道了,那很 多我們知道的歷史記憶都能跟他們的生命經驗 作印證、連結,而這些我們還沒有做。老師想 要做的事情是透過讓老人家説以前的故事來採 集這些知識,一方面讓這些知識永流傳,透過 維基平台成為開放知識,另一方面可以讓我們 現在所説的長照,不僅是單向的長照,而是 雙向的長照,我們照顧老人家,老人家也照 顧我們。





為了達成推廣開放知識的理念,老師亦成立成 大開放知識社(NCKU Open Knowledge Club, 簡稱成大OK社),成員不侷限於文學院,涵蓋 各系所學生,也有外籍、華語中心的學生,同 樣喜歡這樣的理念。老師希望以這個團隊為核 心,持續與新港文教基金會和臺灣維基媒體協 會合作, 謹慎地試探各種可能性。至於與老人 家聊天的成果如何在維基百科上呈現,還有種 種技術性問題尚待解決,但老師認為,多試幾 次、從做中學,必定會摸索出適當的操作步 驟,因此將會慢慢去做開展。對於老師來說, 歷史教學是最容易執行的,也已執行兩到三 年,补區經營也持續在執行中,因此下一步便 是挖掘老人家生、老、病、死的故事,有許多 早期的記憶是我們尚未知道但珍稀的寶物。老 師建議,社區經營可以做得更好的關鍵在於積 累資料,透過電子報、文章、口述歷史或耆老 的訪談,都對讓社區的歷史變成開放知識有很 大的助益。

期盼更好、更健全的公民社會

談到大學教育,其實現在很多人可能會疑惑大學存在的意義是什麼,老師認為教育固然是一部分,但我們的教育比較集中在內部的教育,以成大為例,好像被賦予比較重要的責任是研究和研發的使命,所以非常高的比重就聚焦於產學合作的面向。當然產學合作是和社會非常強大的連結,不過若我們換位思考,回到公民社會的理念,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問題,如果我們都選擇與大企業合作,那些非政府組織、

小團體怎麼辦,要怎麼去跟我們的學生說未來 要成為怎樣的臺灣社會公民,這其實是大學 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告訴同學 們有別條成功的可能性?成為同時關照臺灣社 會各個角落人們的公民,日子同樣也能過得有 滋有味。

許宏彬老師認為這是一個起點,但絕不希望僅 止於此。怎麼樣去設計制度,使大學師生在學 術、教學、社會這三塊平衡發展是非常值得關 注的課題,今後老師也將持續嘗試更多面向, 解決走出校園的過程中會面對的挑戰,可以期 待的是,會有更多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被看 見,一同為健全的公民社會奔走。